

通志經解

□ 12  
1411  
124





門 12  
補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四

後學成德

三三  
乾上下

伊川先生曰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易傳

東萊呂氏曰物畜然後有禮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



未見好惟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易說

履虎尾不啞人亨

伊川先生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啞嚙所以能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為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啞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啞人之患惟有亨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眾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易說

新安朱氏曰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

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義本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伊川先生曰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一作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夫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无陰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履踐而行也兌有所進居乾之後六三以一陰進逼於乾柔履剛者也履道莫艱於此此履所以名也乾虎也六三進逼於乾履虎尾者也以說應者物莫之傷故不啞人亨也

廣平游氏曰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啞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況於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啞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它可知矣此履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彖異辭猶之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夬

履貞厲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兌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民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悅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蒞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民咨胥怨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天澤尊卑之分定矣卦之所以為履也履禮也九三處兌而承乾說而應乎乾者也禮以用和為貴說而應和之至也用和以往雖履至危之地无所害矣故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夫乾剛中正德威而光明矣故履帝位而不疚病也不疚言安於其位也然獨



稱帝位者蓋禮者天地之別也以天地之別言之則上下之分勢相絕矣故稱帝焉以言其與天同體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天之道剛健中正唯中正可以應之中則不欺正則不邪持此以履虎尾可也故禮之質忠信而已矣

說易

白雲郭氏曰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遜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者如此

說易

漢上朱氏曰履踐也言踐履之道一柔而履二剛上為乾剛所履不言剛履柔者三柔履之主也以柔履剛踐

履之難處之得其道履之至善也故曰柔履剛此以六一三又言履之義也卦後為尾兌為虎為口虎口咥人者也乾健也上九極乾六三以柔履其後上九與三相易上復成兌是履猛虎之尾怒而見咥者也三兌體下說乎人之情上應乎乾上極健而我應之以和雖剛而不忤和而不流柔而不犯推是道以行蹈呂梁之險可也故處乎五剛之間柔而能亨關子明曰履而不處其周公乎故曰說而應乎剛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此合兩體言履至危而亨也九五以天德臨下剛不中正有所偏係則君子畏禍將去之小人以柔邪而進陽為陰所病矣九五中正踐帝位立乎萬物之上无所累其心舜禹之有天下也履道至此光明格於上下矣離為明疾病也陰陽失位為病六三不正五不應之不疚也故



夫子贊之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今之王古之帝也獨於履言帝位者易君德而當君位者五卦否无妄同人遯乾體也而无履之時有是德有是時而履是位者唯履而已上下履位物物循理之時也在卦氣為六月太玄準之以禮易傳

五峯胡氏曰袁渙之荅呂布嚴顏之荅張飛薛包之事父母謝安之待桓温所處至順所言至當皆以柔履剛說而應之故雖履強猛暴戾之地終不見傷害也紂至強暴也而文王微柔懿恭以事之故能免於羑里以西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剛得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其德光大明於天下後世也其亨可知易傳新安朱氏曰柔履剛以二體釋卦名義說而應以卦德釋柔辭剛中正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木義○履虎尾

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著它後去○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去履他尾也故於卦之三四爻發履虎尾之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却說作履藉說得生受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履德之基也履之為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為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柔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吞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繫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



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柔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履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夬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說易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伊川先生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

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



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  
 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  
 ○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蓋上下之分嚴則豐  
 者不為有餘殺者不為不足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  
 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也其或強有力者竊其非分而  
 有之欲自以為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黜爾所  
 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為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為辱  
 愚孰甚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不智也季氏以八佾  
 舞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  
 以智稱故仲尼以為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知其它  
 不足稱也如以為先王之為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  
 之則荀卿化性起偽之說行矣譬如今人未仕而服青  
 紫人必以為病狂文仲之愚不幸類此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為下者不安  
 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之心生則  
 陵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夫天澤定位上下之分  
 明矣六三說而應乎乾則為下而安於下者也此履之  
 所以成象也故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  
 商賈日志於侈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雍曰  
 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澤无它  
 焉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而已故曰辨上下定  
 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又安有不  
 定之志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澤相際目力之所極則視之一也而上  
 下實異體不可不辨禮者人所履表微者也坤為民莫



為不果疑也故君子以禮辨上下定民志古之治天下者思去民之疑志以定之爾易傳

東萊呂氏曰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下无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援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无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為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為履若

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无接此其所以為否也易說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先生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

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道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尊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累不干元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易說○又曰正已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其外之盛者蒙正

廣平游氏曰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為言无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梁文繡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履也不願乎其外則无入而不自得矣故往无咎初九在一卦之下君子敬修其可願在此時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初復之始也是以言素易說

白雲郭氏曰素有先定於內之義素定於內則隨事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素富貴則可以行富貴素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已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在履之下而正安於下不援乎上者也四動而求之斯可往矣往以正不失其素履往成巽巽為白亦素也故往无咎履九五中正君位也四爻不正



初九獨正往之四者將以正夫眾不正獨行願也非厭貧賤也非利富貴也是以往无咎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貧躁而動求去乎貧賤爾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易傳

五峯胡氏曰張良以布衣起為帝者師及功成天下定則從赤松子遊楊秉以儒生起為三公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此安其卑下之素往行其志願者也故貴勢不能動其心利祿不能亂其操以是而行豈有咎乎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

咎蓋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易說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體陽居陰以中自守履道之所尚也履斯以進坦然易行守斯以處保乎終吉隱顯同致无所不宜也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中處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顏淵在陋巷不改其樂是也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為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將終身焉中不自亂故也若夫外驚而以紆朱懷金為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而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其能貞吉不亦遠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於兩立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扈之患不得

尔仲

為坦坦也幽人剛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志已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易說

五峯胡氏曰黃憲汪汪如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非有驚眾險異之行也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仕憲亦不之拒也行至京師竟无所就若其中以利欲自亂豈能從容應之若是乎易外傳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震震為大途坤為平行履道坦坦也道中正也初動二成坎坎為隱伏初未往二伏於坎中幽人也幽人言靜而无求及初復位動而不失其正幽人之貞也正則吉初之應四動而往靜而來上下无常也而幽人守正所履坦坦者自若其中不自亂也坤為亂二正得中不自亂也久幽而不改其操者其唯九二乎易傳曰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  
 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義本○履道  
 道即路也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  
 却說得好語錄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口眇  
 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  
 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康節先生曰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  
 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  
 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  
 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  
 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  
 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无以守業利不

以義无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  
 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  
 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无功於  
 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  
 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  
 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能以力率天  
 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  
 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觀物內篇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  
 所履故有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蹇之履其行不遠才既  
 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  
 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  
 故曰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



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  
所不一有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陰柔之人其才不  
 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  
 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啞而凶也以武  
 人為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  
 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大君者為眾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眇跛廢者也爻皆陽而已獨陰位且不當  
 則其用偏廢雖能視能履不足任也位既不當而以柔  
 履剛必有啞人之凶也體陰居陽不中不正柔邪而為  
 暴亂者也質雖柔而志剛也  
 廣平游氏曰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

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  
 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其  
 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於大君則處陽而志剛  
 可以有為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  
 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為可以无虞而有功矣

說易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不當位體柔而志剛非履之正也  
 禮者中而已矣不中不足以有明眇者之視也體柔則  
 不足以與行跛者之履也其視不明其行不正雖居安  
 且不可况履危陷難乎故履虎尾啞人凶陽在前履虎  
 尾也然以成卦之才言之則六三以柔順之質說而應  
 乎乾雖履至危之地无害矣故履虎尾不啞人亨以一  
 爻言之柔失位不中而上承三陽近而不相得則履虎



尾咥人而凶者也易中隨時取義故不同也夫見善未必明而用心剛者武夫也以陰居陽故志剛也由是而進為於君克全者蓋寡矣故不言吉凶以其吉凶未定故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離為目六三不正之離也巽為股六三毀折之股也以是為明以是為行不可也六三上下履剛而其體則柔志剛矣而中未能實也且震為龍則兌為虎兌三見口是以有咥人之象所以見咥无中正將之故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於上則不能履於下視於前則不能視於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

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於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亦一於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為于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於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為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恒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三離為目兌毀之眇也眇者不能視遠言其智不足以有明也巽為股兌折之跛也跛者不能行遠言其才雖有上九之應不足以相與而行也卦一陰介五陽剛健之中才智不足處非其位柔不勝剛必有凶禍故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卦後為尾兌為虎為



口履乾之後三往乎上成兌虎口嚙之啞人之象六三位不當一也在卦言不啞人專爻言啞人凶者卦體訟而應乎乾應則以柔應剛以說應健如列禦寇所謂達比怒心也爻則才知不足而有為于大君妄動也是不知宋王之猛者也乾五為君上九大君也兌西方肅殺之氣武也天右行故天事武三居中志也六柔居三志剛也六三往之上九武人有為于大君志剛則決不慮其才知不足而決於有為致啞之道益成括是已觀六三妄動而凶則知初九之往為吉矣易傳

五峯胡氏曰呂布剛決不常智卑而才小雖統眾為將固不足以濟亂也然以董卓之悖逆而殺之以袁紹之背叛而絕之眇能視跛能履者也其見非能窮理其行非能盡義亦迫劫於形勢因以為功耳使布統御於人

遵約束而行則未必不為名將如尉遲敬德之流保其天祿矣以其剛決武暴而居人上自主一方也故躁率妄行謀不中禮義動不中幾會履虎尾蹈危難終為曹操所禽而被啞人之凶焉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本義○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錄語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能愬愬



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

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三五不累於已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

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說

藍田呂氏曰履道尚行則虎尾不可不履四以陽居陰

質剛而志柔懼而獲吉志行也

龜山楊氏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

而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

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

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

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

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

居難而志行也出姜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

志行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四履三陽之後下有兌虎履虎尾也五

剛四近君多懼然以陽居陰謙而不處動成震震為恐

懼愬愬也恐懼則敬慎敬慎則動無非正始也履虎尾

終也恐懼不失其正而志上行于君終吉也中為志動

則行傳

五峯胡氏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據河西專有方面厥後

歸命光武以為大司空居近君之地光武剛強明決以

法術制馭臣下之君也融嘗專制則光武心忌本處于

外入居大官則舊功臣心不平履虎尾也然融謙恭小

心有子欲其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其畏慎可知愬愬

畏慎也融能如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其志行也故終吉



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本義○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錄語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此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戒夬履者以其止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

雖使得正亦危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履禮也禮以用和為貴故曰履和而至九

二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為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節者也

故亦不可行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者也故曰夬履貞厲夬謂以剛決而履也居履之時上下之位定

九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其德可謂不疚矣以爻趨時而不以和則非履之善也故雖正亦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為致凶之道然以居位正當

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彖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爻言夬履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

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



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三履虎尾啞人凶者位不當也九五其位正其德當而貞厲者剛天德不可為首也九五履乎正位當用六三之柔濟乎剛健而說決而和斯可以履天下之籍矣人君擅生殺之柄不患乎无威患乎剛過不能以柔濟則臣下恐懼而不進人君守此不變危厲之道允為決三五相易成夬故曰夬履或曰六三不正何以用之義取柔濟剛也易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

議易傳

五峯胡氏曰夬剛決也堯舜之聖猶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仲虺稱湯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詩稱文王曰小心翼翼蓋優游從容寬大盡下

者聖人之容止也能如是則履帝位而不疚矣若自以為居位正當任其剛決不復畏慎則德不能日新往往日退不如其初此危道也故曰貞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傷於所恃也本義○夬履貞厲如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柔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无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



戒深矣○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夬履貞厲與柔似相反何邪先生曰九五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无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並語錄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占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於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蓋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為履道之成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道之終視履考祥之時也禮雖以進為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乃元吉旋反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視履者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者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禮自外作故上天下澤為履樂由中出故雷出地為豫禮主於敬故愬愬終吉用和為貴故夬履正厲孔子曰履德之基所宜盡心



焉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雍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說

漢上朱氏曰祥者吉之先見生於所履者也視我之所履則吉之來可考而知之矣天下之理未有出而不反者也上九所履不邪其旋反者必元吉也陽為大為慶上動以正乃致大有吉慶之道故曰元吉在上三在內為離目視履也上動而三有慶其旋元吉也上履之終故其祥可考焉傳

五峯胡氏曰曾子寢疾病謂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小子夫人以一善一功一言一事欣然自喜自足而不能有終者多矣焉知君子以天下萬世為消息沒身而後已乎曾子啓手足可謂視履考祥矣必得正而斃可謂其旋元吉矣傳

新安朱氏曰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本○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四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乾下  
坤上

康節先生曰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觀物內篇○又曰乾坤交而為泰變而為雜卦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以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易傳

東萊呂氏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愧安得泰易說



泰小往大來吉亨

康節先生曰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汗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

吉而亨矣本義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康節先生曰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正邪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无小人也其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凶不敢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无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臣擇君君擇臣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



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觀物內篇○又曰樵者問漁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无陰則陽不成无陽則陰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治世則篤實之士多亂世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多成國興多敗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邵子外書

伊川先生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元道長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往自內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為內主陽无自而到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夫天地交則氤氳而化醇故萬物通上下交則貴貴尊賢之義明故其志同內陽而外陰以二體言也內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為泰而吉亨之義盡於此矣說易

兼山郭氏曰凡陽稱大陰稱小小者已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伸則陽來而變陰上順而從下也其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天地交其終也陽進而陰順故上下交夫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凡賦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无不泰也泰者主人道而言是以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小大云者乾為大坤為小陽為大陰為小君上為大臣下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總眾類而言之故特曰大小也三陰升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小往大來陽來故吉

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以泰天下者也內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內健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內君子而外

小人天下國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說易

漢上朱氏曰小者自內而往大者自外而來陰陽之氣往來相交故亨交以正故吉吉亨者吉以亨也以天地言之乾坤交而成震震萬物通也天地之泰也以上下言之上下交而二五不失中其志同也君臣之泰也不交則不通不同則不交此再言泰小往大來所以吉亨也以氣言之內陽而外陰則通以德言之內健而外順則通以天下言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則通泰者通而治也是故君子內則其道日長小人外則其道日消如是乃能存泰而不入於否矣關子明曰乾來內坤往外則



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闔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故以君子名其卦在卦氣為正月故太玄準之以達交傳易

新安朱氏曰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語錄東萊呂氏曰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何耳說易○又曰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

而无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已五課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傳易○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



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耨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唐棣所編

廣平游氏曰財成天地之道猶言變理陰陽也輔相天地之宜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義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變理則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也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

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氣交通成和泰之象也先工財成輔相體此道而已苟无是道雖有周公之法不行矣易說兼山郭氏曰復陰上而陽下陰往而陽來亦可以謂之交乎不可也復陽來而未中也臨四陰已用二陽當來亦可以謂之交乎未可也臨陽進而未壯也至於泰則上下中而陰陽分小者往而大者來是以謂之交也蓋天施復於子地化紐於丑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故泰者可以修人事以奉天時之時也故曰天地交



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君  
 也凡君道者當法之也今夫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  
 天之道也然而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天人之交勝也  
 若乃聖王在上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財成之有道  
 也凡物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天地之宜也然  
 而不能無有餘不足之異人事之不齊也若乃聖王在  
 上則東作西成之有序輔相之有政也至於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莫不有君臣父子天下謂之達道莫不有仁  
 有勇天下謂之達德良知良能皆出於人之性也其或  
 有入於罟獲陷阱而莫之知避其或知中庸之道而莫  
 知可能蓋左右之無術也若乃聖王在上則左之右之  
 俾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左右之有方也然而三者之  
 序亦何施而可乎蓋上治之道有出於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不可得而言之其有見於成法者如洪範之五行  
 應之以五事而休咎之徵若合符節是以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有不可勝言者也其下治之道則至於山川草  
 木鳥獸蟲魚之化不可勝紀其有見於政事者若虞夏  
 之九功洪範之八政山林有時藪澤有禁則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至於九敘唯歌有不可勝陳  
 者也在民則天命之謂性我則使生者有以養死者有  
 以葬謂率性之謂道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  
 義謂修道之謂教我則建用皇極而納之於大中及其  
 至也嚮之者惠以五福違之者威以六極是以堯舜之  
 民比屋可封用此道也嗚呼是三者非泰之時則不能  
 行泰之時非內健外順之君則不可致君以是而君臨  
 相以是而修輔故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有意於此乎



易說○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贊化育之謂也中庸 洪運

和靖尹氏曰或問天地與我同生會否或疑之答曰輔相天地之宜者是誰胡不思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會否又問曰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必由於人若无其人則不能為天地豈不是與我同生乎曰如何見得寬曰稷之播種禹抑洪水周公懲戎狄孔子作春秋孟氏闢楊墨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其能者人也於是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乃知人之所負荷者可謂至重舜人也吾人也我猶未免為鄉人不能盡其道也先生曰甚善此語昔嘗聞於二先生也又曰寬借先生蜀本玉弼注周易嘗點注其中有隔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昊但患於理

未精誠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寬因請問寬見先生此說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否先生曰非也吾看易逆數也故立是說若既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政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  
白雲郭氏曰有復姤然後有臨遯有臨遯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遯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為難遇也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蓋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地生物之宜為之播殖收斂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



之道左右吾民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者天地交也財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兌刻制坤成物因天地之道而財成之也則物不屈於欲震左兌右輔相也因天地之宜而輔相之則人不失其利左右亦震兌也坤為民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立人道也財裁古通用

易傳

新安朱氏曰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本義

○財

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助佐他底天地之化備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

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裁成之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問裁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先生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曾中之天地曾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易說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



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將一作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茅之為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彙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亦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

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彙征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為內而以澤加於民為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茅上柔下剛而潔白君子之象也拔其一則其根牽引連茹而起君子引類之象也茹根也三陽同志外有應初九上應四四來援之成巽初往成震震為蕃鮮巽為白茹者初九之剛也初往則二三同類牽連而進伏艮為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也征正行也利於正行故吉君子在上必引其類將以合君子之類併天下之力以濟其道於泰不然小人以朋比而強君子以寡助而弱亦何由泰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義本○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无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其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

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當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然之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臯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人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說易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



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  
 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  
 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  
 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  
 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道必有  
 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  
 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  
 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  
 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情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  
 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可作以濟深  
 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  
 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

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  
 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  
 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  
 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  
 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  
 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  
 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  
 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  
 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  
 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  
 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  
 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  
 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



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  
之大不是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所以  
得尚乎中行

龜山楊氏曰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  
馮河過中者不弃也弃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  
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  
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  
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  
為人臣不得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

旨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上

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  
王曰為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  
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  
宅田无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  
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  
如是况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  
謂之泰誓宜无媿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  
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主之  
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  
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  
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



人者自來而无幽遯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而六五為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爻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有得於乾坤

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龍无首者也六五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為澤震為萑葦陂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憑憑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遐遺也陽與陽為朋二絕其類而去朋亡也人狃於泰政緩法弛之時有包含荒穢之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滯故戒以不遐遺近已者愛之遠已者惡之大公至正或奪於私昵故戒以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顯大不狹且陋也六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充滿六合而无私照其道光大如是則无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



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褊狹者未光大陋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於否六五曰中行願也九二曰中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橫渠曰舜文之治不是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含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本義○問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先生曰易中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亦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如何做得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易說



五百五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  
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  
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  
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  
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  
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  
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  
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  
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  
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  
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  
交際也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往

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  
為戒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易說  
龜山楊氏曰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  
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  
為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荒  
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  
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  
咎不能正固以守之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  
而禍將極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  
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  
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



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  
 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  
 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  
 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  
 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為天地相交之  
 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  
 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九三艱貞臣道  
 非君道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二上往四五復位坤平行也化為山澤  
 平者陂矣若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復泰將成  
 否故戒之觀无平不陂則知无往不復矣九三在天地  
 之際往者當復泰者當否時將大變唯艱難守貞確然  
 乃无咎三與上六有孚者也陰陽失位為憂憂恤

也三上相易恤其孚也天地反復之際外之小人必因  
 內之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動著信於我君子應之  
 則大事去矣禍至於覆其宗艱貞勿恤其孚不以利害  
 之心移其守以拒險詖之勢以塞反覆之路自信而已  
 于食有福矣兌為口三陽為福君子之干祿也脩身俟  
 命人之信否无以為也故能永享安榮為有泰之福或  
 曰時運已往艱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勝之理關子明  
 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  
 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傳易  
 新安朱氏曰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  
 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本義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勿恤後來信  
 與不信耳○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



段底則是稍遲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乃東坡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己丑課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一元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告戒而誠意相合也夫

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眾所同者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畜九五富以其鄰鄰志不同富以勸之也泰六四不富以其鄰鄰之所願不待勸也  
漢上朱氏曰陽實為富陰虛為貧以用也鄰五與上也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三陽在下上與三陰相應故陰得其主而安於上君子在內小人安於外之



象也三陽相率而往三陰失實各復其所故翩翩然下  
之初六成巽巽為雞而五與上亦從之而復不富而用  
其鄰也不富者失實也翩翩者回翔而後下之意譬如  
葉墜井中翩翩而下以井氣扶之也君子初去位小人  
猶有顧忌君子盡去然後飛揚矣君子有益於世也如  
此可使一日去位乎兌口戒也上下相應孚也君子往  
則小人來兌象毀不戒以孚也不正之間獨行正者君  
子之願也眾正之間而行不正者小人之願也願皆出  
於中心而分君子小人者正不正之間耳是以君子艱  
貞聖人言此明天地將閉上下各復其所雖有聖智莫  
能止也易傳曰理當然者天也眾所同者時也泰既過  
中則變矣傳

龜山楊氏曰三陰在下之物而上行皆失實也故不富

然翩翩相從而下復者能不富以其鄰也蓋陰陽之化  
復天地之義理必至也四居天地之際求復之時也其  
相從而下非為利也出於中心之願故不俟告戒而其  
誠已孚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蓋見幾  
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為實陰道常乏而為虛乏而從  
饒虛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而失實  
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鄰者五也上也不戒以孚則不  
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富主  
坤言與謙同

易說

新安朱氏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  
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  
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



者皆陰爻也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本義

東萊呂氏曰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

嗜利者也今乃不富以其鄰小人棄信者也今乃不戒

以孚蓋為三陽所迫同舟遇風之時也君子之於小人

其可迫之已甚歟易隨時取義與內君子而外小人兩

得其所自不相妨己丑課程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伊川先生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

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

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

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其一作禮法使降

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

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

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

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以祉元吉所以能獲祉福

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

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為大義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陰之貴盛者也位尊故曰帝體陰故

曰乙乙亦陰之長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順而履中忘勢而下交有帝乙歸

妹之象焉故能以祉元吉九三處一卦之中上下交際

泰之盛時也盛極必反蓋天地之道理之必至也故戒

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泰之不可恃也易而不知

戒則否將復矣故唯艱貞乃吉九三有剛健之才能艱



貞者也六四處下卦之上盛極而過中矣蓋陂復之時也陰柔不中无濟時之才時運而往則羣陰下復以為否理之必至也其孰能禦之六五履尊位為泰之主時之盛衰係乎人君而已而天下隨之以為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復為辭與三四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於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其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為聖人參天地之卦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得黃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以祉者以

福天下也上五之志在於用柔今之上下日用柔之而已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黃裳之道故歸妹黃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史謂湯為天乙又有帝祖乙有帝乙陽虎謂帝乙為微子之父而子夏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湯也五君位乾九二居之帝也帝天德也女以嫁為歸震為長男兌為少女由長男言之妹也六五降其尊位下交九二帝乙歸妹之象五以柔中下交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九二復以剛中上交於五而其道上行五以是成治泰之功則以中道致福而獲元吉也故曰以祉元吉祉



福也元吉者吉之至善也夫上交於五者豈唯九二之願亦六五之願二五道行君臣並吉非其願乎故曰中以行願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義本○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語錄

東萊呂氏曰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盈成者可知矣已丑課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伊川先生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

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眾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眾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者一元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眾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城復于隍上陵下替也勿用師征伐不自



上出也自邑告命貞吝夷於列國不足以令諸侯也

龜山楊氏曰治隍而為城陰上外之象城復于隍陰復

其所之象也上六泰之終也平者陂往者復泰反為否

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眾其可用乎故曰

勿用師夫邑者所居之邑也眾不可用而告命不出夫

居邑則雖正亦吝矣然泰之終也有剛健之才處之則

顛而扶危而持猶可為也故曰吝而已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无往不復上六城復于隍雖理之所

必然亦始終之戒也六五坤柔也九二乾健也柔順之

君剛健之臣而有應焉皆中而未正也故有歸妹之辭

焉以斯道也當斯時也所以為泰也有祉福之盛故五

曰以祉元吉二曰得尚于中行也禮云君佩倚則臣佩

垂君佩垂則臣佩垂若泰之世所以宜加飾也

矣堯降二女亦由此道非知進退存亡之君其孰能與

於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極必否故上六城復于隍方是時也紀

綱法度頹毀將絕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治人

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塞而不通不

過於告自邑止於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益可鄙

也且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之象故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

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為城者以有立也城反于

隍君道圯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於城隍

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有持守之道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治極而亂以一卦言之闕土為隍積

而成城泰兌之象城高而墜復歸于隍泰反為否也師



衆也坤為衆城復于隍則天地閉塞君失其民故勿用  
 師邑二也巽為命泰兌口為告坤為亂四之初成巽告  
 命也五之二自邑告命也上之三成坤其命亂也當是  
 時雖九五正道不行于下貞吝也雖自邑人人而告  
 諭之其命日亂不可正矣蓋泰之方中君臣同心乃可  
 以治泰過此則變必至於大亂而後已傳

新安朱氏曰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  
 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命亂故復否  
 告命所以治之也本義○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  
 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且  
 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  
 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  
 不復與城復于隍四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

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下元  
 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放肆  
 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曰固  
 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  
 明皇開元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  
 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叔重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  
 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  
 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  
 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城復  
 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  
 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上九方泰極之時只得  
 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  
 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並詳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六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交通所以為否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事誠身而行道者有之矣小人則事事至於誑道而信身亦敢為也況乎天地不交否非惟敢誑道而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陷人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是也故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



之奴比于諫而死然有貴戚之卿異姓之卿方其自靖  
 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  
 辯與踈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  
 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  
 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  
 亦晚乎說易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  
 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  
 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闢闔  
 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  
 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  
 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

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  
 也並易傳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  
 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  
 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  
 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  
 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  
 居于外小人來處于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傳易○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于  
 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无  
 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唐棣所編



橫渠先生曰蓋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它國皆无道只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别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朋友之樂而已子欲居九夷未敢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易說

藍田呂氏曰否閉塞而不交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言否閉之世非其人者惡直醜正不利乎君子之守正上下不交則君臣異體不可以為國

廣平游氏曰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嘆憤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在上而衆邪逞

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之德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一有則字不足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

時羣小不能害焉非體道忘我孰足以與此以顏子之賢遊于人間世仲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為君子類者處否之時正當全身遠害而已○有國家一無家字之道君臣

而已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蓋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貞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豈小人之利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古語曰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乃知天人之道率與時會故曰否之匪人



也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二者天之革命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天之革命也然則一則為揖遜一則為干戈是之謂天人之合也故否之匪人舉其大者言之耳是以天地不交在時則否塞而成冬在道則不通而成否生生之道絕凡泰之所宜舉與此相反矣易之辭舉天地為萬物言也舉上下為人道言也至於天下无邦人道絕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絕故曰否是知城復于隍亦有未絕者存為否之始而未否也不利君子貞者非不利於固守已道蓋不利於固祿位也故象言不可榮以祿而初

六言君子貞吉亨也大往小來皆反泰之道也天下所以為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絕謂之无邦可也此之謂匪人矣匪人猶口无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地相交是生萬物其卦為泰人於其中為天地萬物之主觀之人則天地相交萬物咸備故三偶在上三奇在下鼻口居天地之中交泰也天地當交而否之匪人道也聖人位乎兩間以立人道否之則人道絕矣故曰否之匪人泰初三四上得位二五以正相易正者眾君子多也否初三四上不正二五獨正正者少不正者眾小人多也泰多君子否多小人豈天降之才有殊哉否時君子消小人長自中人以下化之為不正雖有君子寡徒少偶難乎免於衰世於是有善人載



尸哲人之愚括囊无咎无譽故曰不利君子貞大者自  
 內而往小者自外而來乾坤不交震反成艮艮者萬物  
 之終也故曰萬物不通也坤在上為邦在下為邑治天  
 下之道自庶人達于大夫大夫達于諸侯諸侯達于天  
 子上下不交坤反于下則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敗而政不修雖有邦國內外塞矣故曰天下九  
 邦也以氣言之內陰而外陽乾闔而坤也以形言之內  
 柔而外剛氣反而死也一陰自姤長而為遯為否小人  
 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其禍至於空國而无君子極  
 坤疑乾君臣相傷故聖人於此終言之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伊川先生曰天地不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  
 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

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

故宜晦處窮約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方小人不利君子貞之時惟約已自晦乃  
 可以避難也說易○當儉德辟難之時而榮以祿非枉道  
 從之其可得乎是足恥也解語

兼山郭氏曰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  
 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其殺  
 禮也如此況儉德辟難之時乎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  
 焉恥也邦无道富且貴焉恥也況否之時榮以祿乎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  
 以為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事屈身而行道  
 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為也况否之時小  
 人非惟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



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齟面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踈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禮酒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雍曰禮言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凶年尚殺禮如此況否之時乎此君子所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也以无難言之邦无道穀為恥况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也太公伯夷之避紂是也夫君子小人之際患亦多乎君子雖未嘗有意於害小人而小人嘗忍於害君子何哉蓋方泰之時君子彙進以小人亂邦必不容於

其間不過遠而勿用也小人得志則以君子為害已者必欲窮其陷害務快私忿誅絕之而後已為之君子者可不避哉漢之黨錮雖有以致之在黨人未為无罪然小人忍於誅戮一至是邪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地不交上下否塞也泰坤吝嗇儉也兌澤險難也震蕃鮮榮也否反泰乃有君子當天地不交之時以儉德辟難不食而遯去雖有厚祿不可榮之之

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本義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伊川先生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



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爻以六自守于下明君子處下作之道象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于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易說

藍田呂氏曰否閉之世上雖不交乎下下不可以不係

乎上以柔居下臣之分也上下不交共以聽命有死靡它臣之正也引類守正以保其身時雖不泰其道亨矣故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无道以身徇道困而不失其所亨其亨由是也

龜山楊氏曰泰之三陽否之三陰皆有應於上故皆有拔茅連茹之象居否之初雖上下不交而否猶未極也世雖否矣君子蓋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志不在君也上有悔禍願治之誠心則亦如是茅連茹而出矣孔子當衰周之際佛肸以中牟叛召之猶欲往焉夫豈為利哉志在君故也然而卒不往者要之不失正而已孟子千里而見王是其欲也不遇故去豈其所欲哉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又曰予豈舍王哉則其志可知矣此聖賢所以處否之道而吉亨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或引考槃之詩誤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雍曰君子當否之時有止无進固守且吉而道不廢於自亨也亨如顏氏之樂是也卦象以內為小人而爻以初為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蓀之徒聖人无取焉說易

莫上朱氏曰初六自下引九四以退有艮巽九四應

巽成震艮為手拔也巽為白震為雷巽下柔下剛

白者茅也茹九四之剛也三陽同類以其彙也四應初正也能與其類退而守正得處否之吉身雖退伏其道亨矣五為君四近君志中也屈伸進退相為用也君子之退以小人得志故安于下以俟其復未嘗一日忘君也君子所以屈而能伸退而能進此否所以為泰之本歟故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義本○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言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



說某覺得牽強不是此意

語錄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已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一无其道大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眾不可異故其道否乃亨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上承下包柔順且中小人所以自容

也大人居之迹同而志異故與小人羣而不亂然乘柔中之德以道自處雖否不失其所亨

廣平游氏曰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忿而陷我矣不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君子善士一作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己以遊人間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一无字並立而使人化蓋嘗入獸不亂羣矣況於人羣乎故能處否而亨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羣凶不能以害之是也揚子以不離其羣為聖人蓋知不亂羣之說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吉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為言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



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然非居中履正則堅白不足而磨涅之其磷緇必矣又何吉之有夫居否之時揚己矜眾以自暴白昭昭如揭日月而行則其能不亂羣矣乎夫如是鮮不及矣此東漢之君子所以俱陷於黨錮也惟陳寔獨免其庶幾乎說易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然以陰居下當否之時故有包有承有大人小人之象大人否亨非能亨否也處否而亨者也於此而不亂羣非大人孰能為之說易

白雲郭氏曰大人與天地合德其於含容固有餘矣然六二之包承則異於是蓋枉已屈道以承媚於人小人固能之非大人之事也故大人否亨否者身之否而道則亨矣孔子曰獲罪於天无所禱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不遇哉大人之不能包承也如此不亦

如鷹鷂鳥雀必不可同羣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惡人言是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五包二二承之包承也順以承上小人之正也六二在否之時得位在小人也故曰小人吉九五中正在外包小人而容之雖包小人而亦不亂于小人之羣坤為亂三陰小人羣也包則和不亂羣則不流此大人處否而亨歟不曰君子者處否而亨非大人不能若同流合汙則否而已焉得亨天地相函陰陽相包否六二六三姤九三皆以陽包陰大者宜包小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言不亂于小人之羣義本○又曰包承也是包得許



多承順底意思○問橫渠先生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大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是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乃所以為君子謀也並語錄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說易廣平游氏曰六三在下體之上位寔顯矣而當否之世

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恥苟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眾而自不一作不自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為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惟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說易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非中正位不當也故包其羞若子路愠見是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三居下體之上過中思變之時也泰之九三能艱貞以守之故无咎否之六三不能變以有為而輔休否之君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无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歟書言沈潛剛克六三包羞无剛也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三得時進而處上九四辭尊退居於下



見六三則包容之而六三始有處不當位之羞何以知其羞乎體巽而自動是以知其羞也管仲謂齊侯恭而氣下言則徐見臣有慙色是也六二六三小人之致否者也君子與之力爭則否結而不解矣自古君子不忍於小人以及禍害者常多故易為君子謀必包容之使下者知所承上者知所愧庶幾有泰之漸也三四相易巽成離為目羞愧之象也與恒九五或承之羞同傳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

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本義東萊呂氏曰否六三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人无有不善所以包蓄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真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已丑

命无咎疇離社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于君命威柄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社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于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上下不交命不行矣九四以陽居陰雖否之時獨有下交之志可以有命于下下必從之志行而无咎也疇誰也當否之時上下既不交則四與初亦不



相應四有下交之志于下三陰无所偏係孰為應者必受其福故曰疇離祉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乾健之才上承九五剛健中正之君有可致之資居得致之位庶乎其可為也然否之為否以上下不交故也非上承下比一德以相與而能反否而有為无是道也四雖有可致之資而處上下不交之時未必相與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君命也有命而後可以濟時之否而疇類皆離祉也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内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為也然而命不出於其君而下不應故與其疇類俱至於陷禍職此之由也後之處否者可不監之哉說易白雲郭氏曰九四以剛健之才居近君之位可以輔其

君以休否者也然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故有是臣有是命又非特无過而已其疇類亦將附麗而獲福也湯之命見於湯誓也又曰聿求元聖與之勳力則有命无咎之人伊尹是也武王之命見於泰誓也又曰予小子既獲仁人以遏亂略則有命无咎之人太公之徒是也湯誓曰予其大賚汝周書曰大賚于四海豈非疇離祉之謂歟嗚呼商周之民非伊呂則无休否之祉伊呂非湯武之命將老死於葦渭間尚何志行之有哉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四否道已革故於此言濟否之道四為朝廷五為君弔為命疇類也祉福也九四剛而履位有濟否之才而近君能下君命於朝廷五錫以六二之祉福則陽德亨矣否可以濟矣人誰咎之哉四應初三應



上君子之類附麗其社以進九四之志行乎下矣五錫  
 二成離離麗也志者中也荀謂謂志行乎羣陰也易傳  
 曰君道方否據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若動必出  
 于君命威福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  
 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  
 命謂天命本義○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  
 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  
 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  
 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  
 若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  
 人直是要去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  
 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君子小人相

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  
 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  
 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无狀處亦不敢  
 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  
 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  
 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  
 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  
 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否九  
 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  
 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  
 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  
 人便會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



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又曰包羞是有意傷害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又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並語錄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剛陽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于泰猶未離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

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息一有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以亡為懼故能休其否○苞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包包如竹叢蘆葦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然並易說藍田呂氏曰上下之志雖欲相交而上下之分不可亂



也故君尊臣卑禮无與抗若否道然乃否之美者也天尊在上地卑處下九五居尊得位君臣之位正當在大人則吉非大人則驕亢者也君君臣臣尊卑明辨所以防微杜漸安固基本故曰其亡繫于苞桑也

龜山楊氏曰九五剛健中正有休否之才而履尊位大人之吉也否方休矣而安其位而亡其危保其存而忘其亡有其治而忘其亂則三者隨至矣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不忘亡則存乃可保也苞桑叢生也繫于遠獻太平銷兵之策而河朔亂失此之謂也易說兼山郭氏曰莊子曰休休焉則平易矣故休休有優游平易之意方否之將窮大者既往而九五猶得尊位大中以臨其下可以休否者也然否猶未傾三陰彙進敢

步而忘危治而忘亂雖優游平易之意可存而恐懼休惕之心未怠也夫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也易說白雲郭氏曰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為休否之主湯武是也商書曰後予后後來其蘇此湯之休否也周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之休否也湯武休否大人吉也其亡其亡存不忘亡也繫于苞桑則為悠久无疆之道也聖人之意蓋亦深矣湯之書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仲虺又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此湯其亡苞桑之義也武王之書曰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召公又訓于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武王其亡苞桑之義也位正當者有其德而有其位也易於否稱大人而泰不言者則知泰之九二否之九五皆得乾二五大人之道可互見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休息也九四否道已革九五息否之時二五相易陰息乎五故曰休否言九五之動也大人居尊位正也中正而健德當乎位也位者聖人之大寶无其位不可也有其位无其時不可也息天下之否者其唯有其位有其德又有其時乎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言九五之不動也然未離乎否也故又戒之九五不動不能與二相易則安其位者也保其存者也有其治者也安其位者必危保其存者必亡有其治者必亂故曰其亡其亡此又因九五不動以明戒也苞桑其葉叢生者也巽為木上玄下黃三陽積美而根于坤土其根深固苞桑也巽為繩繫也維也慮其危亡且亂當繫之維之使其根深固以防否之復故曰繫于苞桑如是則大

人吉非位正德當能元凶乎易傳曰漢之王允唐之李德裕不知此所以致禍敗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本義○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先生

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是如何必是於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箇堅固之義

並語錄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  
 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  
 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  
 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  
 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  
 能變屯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上九高極必顛故曰傾否否極必通故先  
 否後喜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否之極先否也否終而傾後喜也  
 否泰之往復理之必至又何可長也然居否之終苟无  
 剛健之才而欲傾否亦難矣上九有剛健之才者也與  
 屯之上六不能亨屯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志行於四否休於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

傾覆自然之理也且處泰而泰則終否處否而否則終

泰先否者乃所以為後喜之道故曰何可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否之終天運極矣人情厭矣君子動  
 于上六三應于下否毀允成如決積水而傾之莫之能  
 禦也始也否塞先否也終也傾否後喜也允為說陰陽  
 得位為喜翼為長理極必反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易傳  
 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故否之上九則  
 能傾否屯之上六不能變屯易傳

五峯胡氏曰否終則傾言否之不可長久也

新安朱氏曰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  
 先否後喜本義○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  
 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  
 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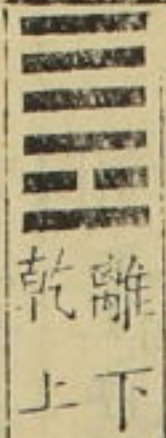


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  
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  
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六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七

後學成德

離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  
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  
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  
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  
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  
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  
惟一陰眾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它卦固有一陰者在  
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易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先生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



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  
 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於  
 郊野曠遠之地既一作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  
 也其亨可知能一作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  
 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  
 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  
 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  
 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  
 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  
 利在君子之貞正易傳

白雲郭氏曰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  
 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

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  
 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為大故也故為君臣父  
 子為兄弟夫婦朋友至於臨民為政處已接物凡有見  
 於外者无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  
 所謂盡心其說一本於此然天无事於人也聖人亦同  
 其无事於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  
 孔子稱其无為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无言是亦  
 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於有事又其廣大无际同人  
 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  
 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  
 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已  
 者小人也同人之道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  
 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入之道也說易

新安朱氏曰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内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本義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柔專以二言○同人曰此三字美文○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與人同未足為正也○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同人者樂與天下共也同乎人者雖以柔合應之不以正則物所不與濟之不以健則為物所遷二者皆不可與天下共也故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應以正則无所不合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利涉大川濟以健也君子正者理義之心也斯心也天下之所同然故能通天下之志

龜山楊氏曰天道上行火炎上皆親乎上者也故為同人之象卦惟一陰則一陰為主柔得位而不中得中而不應皆非所以為同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二以之卦之所以為同人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夫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故同人于野亨野郊之外遠於邑者也于野則无暱比之私焉是以亨也蓋公則一私則萬殊合天下之公而誠焉天德也術

斯以往何險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總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言也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焉寡矣唯君子為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為同者也如是然後為大同若夫物各以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且天下之志固非一也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所謂君子貞者有如此苟在物一曲則非正也同之道孰利於此乎

易說

兼山郭氏曰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正夫一者也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



陽爲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陰雖至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是以同人六二獨爲五陽之所宗用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麗乎大明上應九五九五乾道也凡以人同人未有能同之者以人同天蓋不期於同而自同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則天道遠安得而同之同其所无事也孔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凡以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也充中正應乾之道則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哉易說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爲主故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別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彖言以乾道而行是爲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彖言二五之才君子之道也同人之所以同

乾之行者无事而已至大且健而已君子之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贊化育參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易說漢上朱氏曰姤陰自初進至二成卦以陰居陰得位也二得中也乾九五位正德當二以柔順應之各得其正而其德同故曰同人人道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其位不同而相與會於大同者中也過與不及睽異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始不同得其所同然則心同心同則德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此



以二五釋同人之義也乾天也曰同人何也三畫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重卦四即初也五即二也上即三也六二應乎九五同人也以其同人故曰同人曰同人以上九天際也故曰野野者曠遠无適莫之地常人之情其所同者不過乎暱比之私而同人之道不以繫應達於曠遠无適无莫其道乃亨有一不同為未亨也同人至於上九則遠近内外无不同者故曰同人于野亨二自下至上皆成兌澤決為大川險阻艱危之象乾健也能與天下同之其行健矣則險阻艱危何往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乾行自子至巳坤行自午至亥二柔上進乾爻下行不曰坤行者同人坤變乾初九子上九巳聖人因以寓乾坤之行焉坤為文坤變離為文明文理也萬物散殊各有其理而理則一聖人視四海之遠

百世之後如跬步如旦暮者通於理而已惟燭理明則能明乎同人之義然非克己行之以健不蔽於欲者不能盡其道克己則物與我一矣文明以健然後中正无私靡所不應天下之志通而為一夫同人之義以四言該之文明也健也中也正也以一言盡之正而已矣不正則燭理必不明行己必不剛施諸人必无相應之理反求於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此合二五兩體以言同人之才也易傳曰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是亦異所比者雖非亦同其所同者則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貞以卦氣言之為七月故太玄準之以昆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得位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



九五同人曰行文同人于野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  
 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  
 而利涉哉本義○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  
 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  
 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程傳說得通  
 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  
 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  
 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語錄  
 東萊呂氏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  
 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它州  
 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唯同人

于野則非呢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  
 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  
 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為  
 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  
 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  
 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  
 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  
 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  
 子正也並易說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先生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  
 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  
 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



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類族辨物大同而小異也必有小異然後有大同如不容其異必比同之則勢有所不行此墨氏尚同所以不合乎聖人也惟天與火雖同乎陽然其體用固有異也同人之時志乎大則與天下共之應以正則合乎理義然後其道可以大同矣

龜山楊氏曰惟和者能大同於物小人則同而不和大同者合異以為同也居同人之時不知類族辨物則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偽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

同之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體在上而火炎上二五相與天與火也同入之道同而无間如天與火然故曰天與火同人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陽本乎天炎上者類也故君子以類族然乾陽物也離陰物也其物各異故君子以辨物類族者合異為同辨物者散同為異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義本○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則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如此則是就類族上辨物也先生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它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氏



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語錄

東萊呂氏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易說○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致廣大而盡精微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同人之始體剛而无應志於大者也志大則无所不同誰與為咎乎

龜山楊氏曰居同人之初不繫於私應出門同人者也雖未能同人于野方之同于宗則裕矣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毋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於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於窮途止於五



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隨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於其初也誰咎者人无咎我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動艮為門人道同乎人者也同人於門內不若同人於門外之為廣也故曰同人于門初九動失正宜有咎四來同之初四各得其正蓋善者人之所同然其誰咎我哉故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上下无繫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義本

東萊呂氏曰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

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易說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獨應其志狹吝非同人之公也龜山楊氏曰二繫於正應同人于宗者也宗其親黨也與同人于野異矣然二五以中正而應雖繫于宗未至於凶也故吝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於物是雖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彖之所論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於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正亦何異於宗黨同於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同二復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宗同人于宗所同狹矣吝道也易傳曰五不取君義私比非人君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問同人卦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而

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繫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它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繫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

凶語錄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有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



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伏戎于莽欲以劫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杆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陰衆陽宗之以爲同也九三重剛而不中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據陰以陵上也居同人之三上陵下據害乎同者也義不直矣方乾道上行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其上非三之所能陵也故伏戎而已不能興戎以爲敵也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不遽之辭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焉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甚矣九三之爻居下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力不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於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顯發也升高畏而顧望之意伊川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爲甲冑爲戈兵三動有震巽艮之象震巽草木莽也艮爲山在下體之上陵也震爲足巽爲高升於高陵也三不動則伏戎于莽言九三剛而不中不能同人與五爭應二者五之所同九三貪其所比據而有之故伏戎于莽將以攻五慮其不勝又升高陵而望



焉然五陽剛居尊位二本同五非三之所當有於義屈矣故望其敵知不可犯也反於中知義不可行也乃退而守下比於二二亦自若然則非道而同乎人者動而爭之不可得也不動而比之不可得也奚益矣終豈能行哉故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乾為歲三歲三爻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安行也言不能行義本○問伏戎于莽外其高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於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外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

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外高陵有外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錄語

東萊呂氏曰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外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傳云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所以深見小人之情狀者豈鈞距揣摩而得之哉己丑課程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



壙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一作不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三四不中與五爭二以私同人而有邪心以力爭而不以義勝者也三又居下卦之上剛而不中驕亢伎賊者也伎賊之心將潛以害物故伏戎于莽驕亢之心惟自大以凌物故升其高陵由是以求同人人莫之與何可久乎故雖三歲卒莫之興也四雖不中然以陽居陰困而知反者也既與五爭又與三競以上攻下乘其壙也困而知反卒不克攻猶愈於三故保其吉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一卦之主衆之所欲同

也九三切比之而九四居其上乘其壙者也九四剛健而不中正雖乘其壙義弗克矣然以剛居柔非恃強以攻之也知自反而不縮則困而反則矣所以吉而不至於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以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私於同己者也說者謂九四乘其壙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矣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壙之逼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於升高陵之不興也是則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況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者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壙間勢可



攻也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然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之間為多懼之地困窮甚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於小人之情矣豈所謂利君子貞者乎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觀漢帝驂乘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霍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動而爭二成坤土在內外之際墉也九四乃欲擣虛自上乘之故曰乘其墉四動入坎險有弓矢相攻之象故曰攻三非犯己二非己應雖乘墉入

險豈其宜哉故曰乘其墉義弗克也三動四乘之成坎四動上復乘之成兌兌坎困象也故曰困弗克攻則已矣何謂吉吉者正也謂其乘墉入險力已盡而二不應困而知反反而不失其則也是以吉則者理之正天地萬物之所不能違者豈勢力所能奪哉古易本云反則得則得則吉也一本云反則得則吉也定本作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並本義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



自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又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正字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

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負二陽之強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與五應而為它間已直人曲望之必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易說龜山楊氏曰六二五之正應也二陽乘之而不得同故先號咷大師克之而相遇故後笑九五以乾健中正而得尊位故稱大師理直義勝故能克雖處尊位而暱繫於私應不能通天下之志而大同之非君人之道也故以二人同心出處語默之義言之雖克相遇止於後笑而已亦不言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謂二人同心者也故以心同者未嘗不合以迹同者未嘗不睽古之為道者亦然故顏子以德禹以功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也況乎矜勢利尚詐力能得志於斯時乎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九三九四之所尚不能克二五之中正也明矣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也春秋之時征伐會盟徧於天下或兵車以樓其衆盟誓以要其心然而口血未乾逡巡而去者皆是也獨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由是而終身不相侵伐彼約言而退較之載書歃血之心固不可論其重輕然於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庶幾矣雜卦曰同人親也九五有應於六二是以先號咷而後笑親寡旅也上九无應於九三是以先笑而後號咷非特時之

異也於爻亦有取之耳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君能盡于野之道則亨矣而其私在於六二安足以盡同人之道哉故九三伏戎升高亦有以致之也然方其為三所間則憤抑而號咷及其克而同也則歡然而笑以此見其私於一人非大有為之道所可取者特斷金之利同心之言而已終以大師克之其於同人之道亦未優乎故象言二五之同其先本以中直之道而反至於大師相遇以失于野之亨也九五之君私其應如此者无它焉蓋乾剛在上而離明在下剛有餘而明不足故也與大有之君異矣

易說



爭之所能得非不爭之所能亡故曰九五同人先號咷  
而後笑當三四動時九五若動而爭之非用大師不能  
克三四之強而與二相遇坤為衆自上入險而克三三  
亦自下而克五有師之象言用力如其難始克相遇  
遇非會之正也故曰用大師克相遇言相克也三五相  
克而與二遇豈會之正哉王弼謂執剛用直不能使物  
自歸是也然同人之先號咷何邪曰以中直也直者乾  
之動也理之所在也理直矣三四抑之望人者深故號  
咷也觀乎所同物情見矣故不得其所同則怨怨而无  
告則號咷隨之豈惟人哉鳥雀亡其類則啁啾而鳴犬  
獸亡其羣則躑躅而悲未有失其所同不如同人之先  
者也易傳曰九五君位而又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  
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五專以私暱應於二失其中正

之德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乃私暱之情  
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而為吝況人君

乎傳

新安朱氏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  
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  
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  
勝之然後得相遇也直謂理直本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  
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  
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  
悔也○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  
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于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

易說白雲郭氏曰郊之與野其庶幾乎然上九非有為之位其自為則善矣所以同天下之道則未弘也故无悔者言自為也志未得者不能同天下之大也上九遠於有事之地故言于郊也夫同入之道甚大六爻皆非其才自卦觀之以人同天以陰同陽以有為同无事則同人之義可得矣謂之于野者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在外遠於二未得志也動而得正内同九三雖未得二不為无所同也故動而无悔九二乾天際而在内外之交有郊之家同人於剛健之爻三火戎四乘墉五用大師上九遠於二處不爭之地動而无悔九三自至同人之義其在於不與物爭而物情自歸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七







